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第六十回 孫臏葬母酬心願 秦皇得國應天時

話說王禪，見襄王問要什麼東西，不由的自己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臨淄城哪裡有四百里的雲夢山來。自古有聚必有散，賢王何必強留。」使對孫臏道：「伯齡，你是有大事在身之人，但凡事看天時，切勿貪戀紅塵了。倘若再戀，誠恐天台山之仙位，一定難保了。」孫臏聽罷，躬身道：「謹遵師命，弟子此番去吳橋葬母，事畢回天台，斷不敢有違今日之訓。」襄王忙命另備素筵上來，與王禪三位把盞。王敖兄弟說道：「賢王不必費心，貧道略飲三杯，以表寸心。」襄王聞言，斟滿三杯酒，先遞鬼谷子。再斟滿三杯與王敖。二人接酒，略沾一沾，即交與承值官，便辭了襄王。又與毛遂、白猿二人作別，殿頭官牽了鹿虎，立在文華殿的天階之上。襄王等五人一齊出殿，看王禪弟兄上了腳力，一揖而別，霎時間沖霄而上，眾人望不見了，方才回殿中，分賓主坐下。毛遂笑道：「賢王，三哥，非是我金眼毛遂隨人鬧熱，也要歸山。只是想，在此果實無用，不如放我回山罷。」孫臏聞言垂淚道：「賢弟何故舍我而去？且在此暫住片時，與我把貴人靈柩送上吳橋安葬。待事完之後，那時回山也不遲。」白猿也笑道：「真人，我也想回雁愁澗去，只見眾人去了，只剩下三哥一人，難以開口。我想真人與三哥有八拜之交，理應送伯母上山，看他下土，方盡你我之心。」

孫臏聞言道：「賢弟言之有理，暫且屈留二位與貧道上吳橋走走。」毛遂笑道：「這回又不用我打靈幡了，難道又沒什麼喪車陣不成。我問你，貴人幾時出葬？」孫臏道：「貧道早算定，只在明日午刻出葬。」襄王大驚道：「亞父明日就要送貴人棺柩上吳橋，孤想秦兵退去，未到三日，倘用緩兵計，教孤依靠何人？亞父不若等待秋來，再上吳橋，豈不是好。」孫臏說道：「吾主請放龍心，臣想秦兵此番斷不敢正視，此去或回本國，養成銳氣，待等至秋高時分，再犯齊界，也未可知。臣因趁此早上吳橋葬母，恐遲時日，秦兵再來，如何得空能上吳橋去。臣母一日未入土，臣心一日不安，再退幾日才去，未嘗不可。但只為路途非近，倘喪車尚未到吳橋，秦兵又來，如何對敵，微臣自當趕回。若是秦國忽調一旅之師，去劫喪車，何人能保守靈柩，使臣分心兩地，反為不美。」這一番話，騙得襄王閉口無語，半響說道：「亞父所言，甚是有理。孤明早晨即命太子監國，以便同亞父上吳橋走走。」孫臏心下明白，知道襄王必不能去，也不推辭，便道：「謝王龍恩，臣粉身難報。又蒙恩及泉壤，真天高地厚之德。」說罷，左右擺上素筵，君臣四位歡飲，談了些國政。孫臏又說請二位仙長回家，以便相助料理。襄王准奏，君臣四位飲到已刻，方才辭駕，與毛遂、白猿二人回郡王府中，參拜靈柩，哭奠一回，然後坐下。

毛遂道：「出家人不打謊語，三哥你今日好會講呀，把個襄王瞞得一些兒不曉。」孫臏說道：「非是貧道說謊，只因這些話對他說不得的，就是掌教老祖也說秦兵不來。」那白猿不見了孫燕不在靈前，便問：「賢姪往那去？三哥如何明日就出喪？」孫臏道：「孫燕我已打發他出城，在三十里外等候。若遲一日，滿城中人民俱病，可叫誰來抬靈柩。」便叫過一個家將，吩咐他去開國侯府中把袁剛叫來。

不多一時，袁剛進府來見孫臏，又與二仙見禮，垂手侍立。孫臏道：「出家人明日上吳橋葬母，汝可知會各家王侯，不必遠送。今晚三更，南奉王府中有凶信報來，你可對來人說：出家人先知其意，不用來報。此是天意，勸他不用煩惱。」說畢，流下淚來，心中其實不安。袁剛不明其故，便含糊應諾。孫臏又令袁剛：「你等不必在此伺候，且回府去。」袁剛聞言，便辭二仙，回到府去，心中暗想到：「老頭兒淒淒涼涼，說出許多不詳之話，必然又有緣故。」心下悶悶不樂。

且說毛遂，問孫臏道：「你方才講的是何故？為何流下淚來？」孫臏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南極老祖與眾仙真已去，五瘟神就可以下來散瘟，貧道算定南奉王妃，今晚三更就命喪無常，正宮龔國母，只在後日巳時。一眾門徒，亦難逃此危。貧道雖有慈心，但不能逆天而行，只任著他們去，心中焉能痛！還有此幾百生靈，與東齊數百年功德，一旦付與他人，你想想，可歎不可歎！」毛遂笑道：「三哥，事不由己，己不勞心，與我無涉，我有什麼可歎者。我從此不再見繁華世界。」孫臏道：「你說歎什麼，難道世亂塗炭，天下刀兵，敢鬧到你閉陰洞不成。」毛遂道：「雖不鬧到我閉陰洞，我這一回山，也用白雲封洞罷。我心是慈軟的，倘若看不過，又生妄動之心，這個害人不淺。」孫臏聞言，連連點頭。三人你言我語，不一時已是五更時候。家將們連夜都未曾睡。候至寅時，孫臏吩咐整備喪車，即便上朝伺候。待等襄王升殿拜辭，此時滿朝文武俱到，先與孫臏見禮。孫臏一一安慰，正談論之間，龍鳳鼓響，襄王升殿。

孫臏出班拜見，襄王垂淚道：「昨晚子時，南奉王妃偶得暴疫而終，孤念他功勞，又傷他年少，一旦去了齊國一隻膀臂，甚為嗟歎，半夜無眠。國母昨夜病症更重，人事不知，孤今欲親送貴人上吳橋，令御弟守住，且龔妃病重，孤難捨貴人自行。亞父總要貴人靈前稟明此罪，非孤之過也。」孫臏聞言叩首道：「臣受厚恩，粉身難報也。龔國母病勢沉重，福人天佑，自必無妨。南奉王妃，也是大數，吾主請寬龍懷，以安社稷人民為念。臣此上吳橋，不過三五個月之間，是必回來，秦師不必掛心。」襄王道：「亞父所說甚是。」正言之間，只見太監上殿跪奏道：「國母轉過來，已省人事，請吾主進宮，有本面奏。」襄王聞言大喜道：「孤這裡要送燕貴人靈柩出臨淄城十里之外，方可回來，你可對國母娘娘說，候孤回時，再進宮罷。」孫臏聞言，忙奏道：「國母病重，今即稍瘳，欲吾主進宮，望聖駕即回，以免國母之念，幸勿以喪車為重。」襄王聞奏，對文武道：「朕有事不能送貴人，著滿朝文武，俱著孝衣，代朕送貴人靈柩，出臨淄城而回，不得有誤。」

眾臣領旨，孫臏辭駕出朝，來至午門。看見有六位侯爺，上前牽牛弄蹬。孫臏一見，不住滔滔下淚，說道：「賢徒你等皆有年紀，入我出家人門下，竟不能始終，如此便了！」說罷放聲哭將起來，引得六位侯爺俱各下淚，說道：「祖師不過暫上吳橋，不久就回，弟子又得常親膝下。」孫臏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

勉強上了青牛，就回南郡王府中而來。進到府中，喪車已備停妥，孫臏換過孝服，有六位徒孫，十二家英雄蔭襲，俱各掛孝。金眼毛遂與白猿二位，俱穿白道袍，一邊一個，扶著孫臏。五百家丁，一個個俱穿白素白袍，一齊舉哀。孫伯齡打幡引道，滿朝文武自大至小，無不步行。出了大門，有二千齊兵，俱是白馬白甲，一對對旗幡鼓樂，擁著一齊而行。自南郡王府大街，直至臨淄西門的那些百姓，家家掛孝燈，扶老攜幼，頂香花燭，相跪迎接。只等靈柩過去，方才起身。只看四副棺木，悠悠蕩蕩，隨著哀聲鼓樂，慢慢而行。又見滿朝文武，俱是步送，有眾百姓跪送，何等尊榮。想到父子兄弟女兒，一齊陣亡，何等淒慘。至看到那盤角青牛，通身毛色白的好是白象一般，配白絨鞍轡，托著兩根沉香拐。又有杏黃旗，蛾眉劍，低著頭一步步慢慢行，一路上致祭，直到十里長亭，早有孫燕領了二百名家將，舉哀跪接。然後撤去彩輿，換個常行車馬，孫臏拜謝合朝文武，又向北叩謝襄王，囑咐眾門徒，說了一遍忠心愛國的話，才率家將與孫燕，毛遂，白猿三人，望吳橋而去。正是：

大羅天仙同出殯，

三日秦師去復來。

卻說滿朝文武，與二千人馬，送孫臏等出去，方各乘馬上轎，直望午門而回。方過臨淄西門，早有各府家長來報，國母大駕，於午正一刻歸天。速反朝廊舉哀。眾官聞言，心中著忙，飛趕進朝。

你道國母如何歸天，原來襄王在殿上與孫臏講話時，是回光返照。國母乃上方星宿臨凡，又在仙山學過道，他的大限豈有不知的。他受了些風寒，又染瘟疫症，故此昏迷不睡。到至回光時，心中明白，自然知道自己大限難免。歎口氣道：「哀家位至國母，貴祿已極，又經臨大敵數陣，天下大將，不知死了多少在哀家手裡，今倖存枕上身亡，實出萬幸，獨恨臨淄氣數將終，數百年祖宗功德，一旦難保耳。」想到此時，命太監上殿，去請襄王來，囑咐他的後事。襄王聽得已省人事，心中大喜，忙排駕回至宮門，早有妃嬪跪迎。襄王下輦，忙問道：「皇娘果是好了麼？」妃嬪回奏道：「國母適才甦醒，講了幾句話，如今大覺不好，只怕皇娘只

在目前。」襄王大驚，忙至龍床時，此刻黃羅寶帳高掛，只見龔國母面如金紙，口中一翻，喉中暗作一聲響，已歸天界。正是：
龍鳳閣今日何在，
富貴華榮一旦拋。

卻說龔國母已死，只聽得遠遠一派樂奏之聲，三宮六院一齊舉哀。此時文武各大臣已知，即刻趕回朝廊，只見一個太監出來，立在當中說道：「龔國母本月幾日辰時駕崩。地方官員軍民人等，俱各掛孝。」群臣領旨進宮，來見襄王，把孫臏上吳橋葬母已出十里長亭的話，細細奏了一遍。襄王含淚點頭，眾群臣退出，各自回府。可憐不上半日，臨淄城廂內外，哭聲振地，六街奔喪，紛紛不絕。次日襄王登殿，但見文武不齊，忙問何故。殿頭官把災疫大行，百官染病的話，直奏一遍，襄王長嗟道：「孤只道三宮六院遭災，原來百姓亦遭塗炭。自國母駕崩之後，未有兩個時辰，宮中就病故數人，大概臨淄氣數已盡，想亞父剛上吳橋葬母，天就降此奇災。」沒奈何，傳太醫院四門捨藥，那裡中用！

且說五位瘟神，在半空撐開瘟羅傘，垂瘟煌幡，祭起催瘟劍，連將瘟疫趕到臨淄城中。不滿三日，街上行人，漸漸稀少。先時死的還有棺木，及至後來，用席捲收拾，不計其數。朝中文武，十不存三個了。襄王直急得坐立不安。

且說秦國君臣，過了數日，暗令細探前往臨淄打聽，果見天災大行，即忙回營報知。秦皇聞言大喜，率領三軍與海潮老祖，殺奔臨淄城而來，沿路死屍無數。來至東門，放炮安營。秦皇與海潮聖人，出營觀看。只見臨淄城中，可憐煙火大起，黑氣濛濛。海潮聖人連連點頭歎道：「這些生靈塗炭，只為難逃天命也。」歎息一回，然後回營，海潮聖人即命王翦帶三千人馬，攻打東門。章邯亦帶三千人馬，攻打西門。司馬欣帶領三千人馬攻打北門。其餘眾將，保守大營。

那邊臨淄城鄉門外，四門上的官兵飛報進朝。襄王聞報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忙御正殿。此時武臣只有袁剛、獨孤蛟，文臣只有高賢、寧忠數人而已。況且俱是面如土色，沒有神氣的，在下面侍立。襄王便道：「適才守城官來奏，說秦國兵將又來把四門圍得鐵桶相似，如何是好？」袁剛奏道：「臣等雖可迎敵，奈得人馬病弱，如何出陣。」襄王聞言，低頭不語，珠淚長垂。高賢忙奏道：「秦師甚銳，如今馬不能應敵，我主速作定奪方好。」襄王垂淚道：「孤只有一死，以報先帝。難道奴顏婢膝，去事秦麼？」言罷大哭。在廷諸臣，一齊放聲大哭。襄王道：「諸卿請起，卿等可各自回去，保守身家眷，孤王就此去也。」四臣聞言一齊跪奏道：「臣等世受深恩，敢惜微軀。今日勢迫力窮，隨陛下見先王於地下。」言罷，伏地嗚咽不止。襄王說遣：「諸卿請起，卿等既有此志，十分可喜。」遂命內侍，在兩旁擺下繡墩，賜四臣同坐，又傳命近侍，大殿前後左右，聚滿柴薪，命放起火。剎時間，煙火沖天，君臣五人在殿內同為灰燼。內侍宮人，赴火自盡的不計其數。

城外秦師見城中煙起，知有內變，並力攻城。這裡齊國軍士，看到君臣自焚，一時無主，遂開城出降。王翦等不敢自專，飛報秦皇。始皇率領文武，齊至臨淄城東門。只見城門大開，那些軍士百姓，病得臉黃骨瘦，一隊隊東倒西歪，頭頂香爐，跪按始皇。始皇傳令，問其投降緣故。答道：「因瘟疫大行，人馬不能迎敵，君王臣子，閉殿自焚。故此開城接迎王師，萬乞開恩，赦死之罪。」秦皇點頭自喜，知是實情。即命王翦帶兵進城，救滅齊王殿中的餘火。又命出榜安民，然後擊鼓鳴鐘，緩緩的排駕進城。來到齊國午門，只見三清大殿，燒成一片白地，單剩偏殿未有延燒。秦皇傳旨，就在偏殿駐紮。此時齊國，也有無廉恥之徒，穿了朝服，上朝朝賀秦皇。秦皇也照封原職。傳旨排宴慶功，並犒賞三軍。

不一時筵宴齊備，當中一席，讓海潮聖人正坐，始皇旁坐相陪。兩旁共斜擺六席，上坐十二位真人，以下共十餘席，金子陵、王翦一班人文臣武將，換次坐下。秦皇執杯在手，躬身向著海潮老祖道：「自興兵以來，經過數百餘戰，無有不辛苦艱難，若不虧海潮老祖神通，小皇焉有今日，莫大恩德也。特敬海潮老祖此杯，以表微意。」海潮老祖當下站起身，接過杯，答道：「此賢皇之福，貧道有何德能，敢蒙過獎。然既蒙下賜，貧道當滿飲此杯。還有一言奉告。」雙手捧杯飲訖，又一同坐下，秦皇即便開口問道：「老祖還有何言賜教？」海潮聖人道：「前者南極子與孫臏等逆天行事，因此貧道下了山，扶助賢王一臂之力。昨在森羅陣中，五位小尊者前來講和。如今南極子與王禪各位仙長，已經回山去了。孫臏亦上吳橋葬母，完他心事，不日亦轉回天台。貧道今日亦要與門徒回山煉道，再不犯此紅塵殺戒，特至賢皇駕前告別。」秦皇聞言說道：「老祖何故便要回山。細想小皇自從興兵以來，至今始平得燕、齊，尚有四國未平。」海潮道：「現有徒弟金子陵與王翦足矣，貧道在此無用，是決要回山的。」秦皇見如此說，料難強留，遂命內侍滿斟一杯酒，雙手高遞說道：「老祖請飲此杯水酒，小皇就此送行，願老祖福壽無疆。」海潮聖人忙接過來酒，一口而盡。金子陵、王翦知道老祖回山，齊離席上前，與老祖把杯。海潮聖人一一接飲過了，秦皇又到眾家真人處，敬酒餞別。然後金子陵與王翦等，一同與眾位真人輪流把盞。飲訖，各各坐下暢飲一回。宴畢席散，海潮聖人與眾家真人，一齊躬身，又對秦皇說道：「賢王只管放心前進，上應天時，指日可得成功，自為帝業。貧道等就此回山去也。」始皇答道：「謹遵教命。」海潮聖人又與金子陵王翦略說幾句，遂步至階前跨上青毛犼，拱一拱手說一聲請了，便催開坐騎，四足生雲，騰空而起。眾家真人亦一齊駕雲，隨著海潮聖人回雲光洞而去。這裡秦國君臣，直望不見老祖，然後回殿。此事慢提。

且說孫臏、毛遂與白猿、孫燕四人，護著喪車，望吳橋進發。一日正行之間，孫臏忽然回身跪下，大哭道：「為臣非不欲盡忠報國，奈天命已定，臣亦不能逆天行道也！」慌得毛遂、白猿二人，連忙把他扶起，問道：「三哥為何如此？」孫臏道：「此時齊襄王閉殿自焚，教吾心怎不悲哀！」毛遂、白猿二人聞言，也覺悲傷。毛遂道：「此乃出在天意，亦無可以解得了，我們且干我們的事罷。」於是大眾又復趕行。

一路無言，不一日到了吳橋鎮，擇定了時日，孫臏擇了一塊吉地，又令人在旁造一起茅廬駐紮，就把四副棺木，一齊安葬。孫臏與孫燕叔姪，大哭一場。毛遂與白猿，把他叔姪安慰一番。住了淚，孫臏就命封土掩棺，直待築墓已完，備香燭又祭奠一番。

祭畢，孫臏叔姪將身上孝服除下，就在墓前用火焚化，然後同毛遂、白猿回至茅廬坐下。孫臏便與孫燕說道：「今日安葬先靈，報了我心之願。諸事已定，我今就同毛遂、白猿賢弟二人，俱各回山修道，再不敢踏紅塵殺戒，以違天命也！賢姪，汝可投奔趙國，早作安身立命之計。」孫燕聞言，不覺傷心說道：「叔父如今捨得姪兒去，想小姪一個孤人，舉目無親，不知日後作何究竟，尚望叔父提護要緊。」孫臏道：「我是出家之人，斷不能更生俗念。賢姪只聽天由命，隨時安身就是了。為叔父亦無別囑。」白猿、毛遂又與孫燕敘別一番，安慰幾句。此時孫臏早命人帶上青牛，遂即跨上，舉手就把青牛角一拍，四足騰空而起。毛遂、白猿一齊駕雲隨去。孫燕望天跪下，倒身拜送，直望見眾仙去遠了，才起身來，帶了一眾家丁，投奔趙國而去。這邊孫臏竟回天台，毛遂即回閉陰洞，白猿亦回雁愁澗，與母親修身養性。各自不提。從此修煉，共成正果，此是後話。

且說秦皇起兵，破韓，滅魏，破楚，所向無敵，勢如破竹，遂成一統天下。雖有戰爭，那些都是凡夫，怎當得住王剪的誅仙劍，所以並無他的敵手。有詩為證：

江山天數是秦嬴，六國併吞一旦興。
惟有燕齊多惡戰，楚韓趙魏是猶輕。
從此凡夫難對敵，誰人敢敵此秦兵。